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三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嘉增

謄録監生臣湯安泰

經濟類編卷三十六

明 馮琦馮瑗 撰

財賦類二

理財二 四十八則

宋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巳而輸貢有數太祖素知其弊趙普

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錢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太宗以總計使果不便乃罷之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置使乃以陳恕為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侍

禁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恕

每便殿奏事帝或未察至形詬讓恕踧踖退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復進確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

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為左計西為右計恕為總計使魏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

陳恕罷以寇凖為三司使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舘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凖焉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為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强力幹事胥吏畏服

自乾徳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為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帝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丁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録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奬之謂機敏有智謀檢校過人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

仁宗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邊方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

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捄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陜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榷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為虛實三估謂之三稅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諮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

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稅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劵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

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理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
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諸等又以鹽之類有
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鹻而
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
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地入中並邊
芻粟上皆從之
自茶為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榷茶之禁尤嚴園戶
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

比有之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户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寛民力富弼韓琦曽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園户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於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而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竒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

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户困於輸錢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致歳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請除前令帝不聽

韓琦論減省冗費　臣准勅以御史王素上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校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不急等事蒙差張若谷任中師并臣與三司同共詳所奏定奪減省聞奏竊以臣先監左

藏庫日朝廷亦曾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景德天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已前帳案不足遂下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亦是多不存在甚為騷擾臣輒上言若檢尋前項年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能節用乃是徒摭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即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不具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結絶了當今陛下敦崇儉之本沛然垂詔以經費有度復議

均節斯乃陛下興化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惠福若又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年月用度較計必是依前虛有勞費淹滯無成况今西鄙設備聚財實邊之費所宜移兹冗用以助兵須豈可遷延歲時不求速效臣欲乞將三司逐案景德年來帳籍及照證文字勘會不必年分整齊但見得官中支用顯有虛費即定奪減省聞奏臣復觀古先哲王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而後臣庶省分有司率職從上之令猶風靡而響

應之也雖有僥倖覬覦之徒抑制其欲亦不敢興造怨語動惑衆心何則上躬行而下知所勸也臣愚欲望陛下飭宮掖之間先務節儉凡奢靡之飾竒巧之玩無名支賜無度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入内内侍省御藥院内東門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臣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屏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財可期充足且内藏宜聖景福等殿庫蓋累朝蓄聚以備非常今或外用

既節而不絶內帑支取即與外間供億靡費一同亦望
陛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臣又以出納之用
各有攸司冗費之弊必能知悉仍乞特降勅命下三司
委諸路轉運副發運使逐處知州通判在京諸司庫務
勾當官員降官吏兵馬請給則例自來已有定制不在
起請外如有諸般用度顯有虛費可以減省者即具利
害擘畫聞奏降下依勅定奪其三司人吏有所見亦聽
經三司具狀陳述如顯然大段減省得官中錢物其元

起請官吏即乞特行酬奬臣備員諫列誤被聖選不避衆怨罄竭上陳唯冀裁擇早賜進用

自復榷鹽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

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轉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劵即池驗劵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郎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内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復榷茶鹽初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

為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蠭起仁宗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

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自貼射茶

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
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劵徑趨榷貨
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王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携其所撰以示歐
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
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
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
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禄養復言

于朝召為郡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

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

張方平論國計疏　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因是而為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禦此者也凡所為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其夷狄國

非其國矣故貸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貸食而後可聚此今日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歷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為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理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畧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歷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

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其徒初置壯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此其歲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歷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録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歷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歷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

餘貫慶歴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足慶歴中乃至三百萬足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聞比校督責不聞有所寛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之餉畿甸百姓至挼穗以供兵食登都

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寳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鈔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餘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内帑供給慶歷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内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兹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

者邦家大不幸變故仍臻頒賚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蓋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茲事體大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司至于議有繫於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歛必降敕支給必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

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真宗以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為敝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徵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為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衆目張澄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節卦之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為制度以節之若但遵常守故齪齪細文避猜嫌顧形迹恤浮

議而廢遠圖忽人謀而徼天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噬臍何嗟及矣臣服在近列荷恩三朝竊見時事日以迫急不勝憂憤輒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

呂誨論錢穀宜歸一疏　臣切以洪範八政食貨為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

彼不足指揮有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選徒
吏精於理財者為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叅之類皆稱
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
資序受厚俸而已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匱乏
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
及九寺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
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
籍不盡申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

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户部不能制户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為出五曹及内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户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公共利害今之户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隷尚書右曹不隷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為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使數人主之各務已

分所有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有時而竭況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劑乎此臣所以日夜為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使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

見户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户部若以此户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户部冗未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隷户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

神宗謂文彦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稱太宗朝有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千輒差籓所賜太宗曰朕昔為供奉官俸

止十千爾敢以為少邪遂幽囚至死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禄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

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　臣准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令鄉户及坊郭户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

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陪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

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陛下修周公遺法抑兼并振貧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荅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為巽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為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以琦奏付條

例司令曾布疏駁刻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
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彦博亦以青苗之
害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彦博曰
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陰結入
内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為助帝遣使潛察府界
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
故帝信之不疑
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摧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

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説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行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或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

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陳升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吕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臣以為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無敢

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下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絶

楊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户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

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劉摯為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始就職即奏言陛下勸農之志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繪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

不禁遏縣民使訟助役事摭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而摯亦論趙子幾捃摭賈蕃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為曾布請為之既作十難且劾繪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録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説曰助役

歛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内有大臣親黨為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為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

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揺動舉天地之内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

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謫摯監衡州鹽倉璪亦落職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俱成役書

王安石薦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

故天下並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捷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黙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悦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

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

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語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户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

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
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陜西
行之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陜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
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他日又對
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
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
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
行青苗法陜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常

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亦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

價使農人有以趨時赴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

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竢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

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陳升之欲傅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患正論盈廷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于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

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置制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為不可由是二人遂判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為助

置諸路提舉官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

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户等髙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户給千五十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掊克迎朝廷㫖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

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皆不行

行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羸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

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於六路賜内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為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廪禄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責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收免行錢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吕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禄與免行户祗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吕嘉問提舉市易違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氷炭太傷國體安石力辨至

譏帝為叢脞不知帝王大畧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是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盖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祗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

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禄可謂厚矣然
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隷三司嘉問恃勢
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
詢布布訪于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
為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
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脇繼宗使誣布繼宗
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
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

令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蠲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駸駸乎閭架阡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出知常州以章惇為三司使

置三司會計司帝嘗患增置三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竒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冐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徃徃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

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横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吴居厚初為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閉田以均給梅山猺計勞得補司農官屬轉提舉河北常平遂擢京東轉運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鈎稽

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以能擢都轉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徒以言利得幸由是嗜進之士從風而靡

行市易法自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説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内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次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

責其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戸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輒取利帝去之安石執不可已而帝聞其大煩碎人皆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席黄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粥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

旨隷焉

行折二錢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張方平因對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安石深惡之至是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界外諸路並通行

司馬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

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葢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禄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

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

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

范祥為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薛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末向坐與种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

抵靖於法以向代之

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熈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刱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榷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户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

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塲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蘇軾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軾得從官於西嘗以為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欹而柱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實元以前秦人之富彊可知也中户不

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户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氷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昊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

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内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陜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甑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户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為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者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户然至

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為王民自甕盎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能滿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為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彊惡者願入焉擿發贓奬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入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也今之

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為區區議以官榷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録以聞者從軾之説而盡以予民夫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歳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税緡是二萬者未得為全失也就使為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辨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歳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為陛下新御宇内方求所以

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畧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期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

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為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為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寛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將首

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令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
聞則言之今其時矣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効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

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陝西之鹽與東京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

者常以數百人為羣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它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折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

户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户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户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户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

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資修築廞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

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
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
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以如此以明作
始之難也今既已榷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賣
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决矣且明公能必其不
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
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
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

速救之歟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

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省費用策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

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巳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日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

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

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裔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静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

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

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宫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

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
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
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濵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
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
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
間又有發運禄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勝計哉蓋
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
一人焉為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益癯今為政不求其本

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矣

蘇轍上神宗書　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

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横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壊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横山之民猒苦思漢而又乗其洊饑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縁邊無數月之糧闗

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患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繫擄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捕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期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為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耳且夫財之不足是為國之先務也至於駕馭四方臣伏異域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

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徙内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秘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善為國者不能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

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足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卬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

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
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
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
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
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
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
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
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

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偽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為窘則

濾亂濾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

精人知吏之不可妄求故不敢輕為士為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度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産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

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恠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狥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昬塞筋力疲勌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者也則其爲

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喜其壯而已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而已如憐其老則曷為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為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為後者世世禄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為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

知二府之不可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為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為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偽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

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為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為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轉運使歟故臣以為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絶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

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為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

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為怨也不直是以善為國者循理而不卹怨知其無能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為吏者捐其生業弃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為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為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為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

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茍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宅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為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茍

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而無過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為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

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

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歷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為兵而沿邊所屯至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敵敵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

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士莫親於閒賞莫重於閒閒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聞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

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彦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羗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弃財如弃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驅命冐患難深入敵國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静無不畢見每有入冦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

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二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藉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餘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户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

有果能知敵之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緑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弃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恠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

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强敵而不敢輒近則

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

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强兵莫如沿邊之士人而今

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

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

可勝計羗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

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

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廪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

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此於内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士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内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為内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説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

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輯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歴五聖而太平百年宗室之盛未見有過此時者禄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

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為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

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禄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

賢者老死欝欝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彜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夫自王而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禄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内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啟姦人之心而

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
雖父子兄弟不得寸尺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
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與司馬
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
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
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政此亦去冗費之一端
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
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畧其細故

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敝於道路月廪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為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

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税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班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濵江之民以其船為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徃徃求為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塲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

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之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原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

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兹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司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

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為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故為是三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

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為此則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

事苟不出於已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譟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為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

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為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為漢文帝不宥則為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

所以大慼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哲宗時司馬光言戸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歸戸部詔從之尋以李常為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

劉摯蘇轍論陸師閔增塲榷茶害過於市易乃貶師閔而遣戸部郎中黄廉使蜀按察廉請榷熈秦茶勿改而

罷成都茶塲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陜西以利蜀貨

定博馬歲額為萬八千匹帝從之

徽宗時蔡京以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

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

掊剋橫賦以羨為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

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為出沛然

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

智者無以善後於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

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内侍職掌事干
宫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
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尚歲貢物
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蔡京帝從之京至是當國目
昏眊不能事事悉決于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至
代京入奏事絛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
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
婦兄韓梠為户部侍郎媒蘖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

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鉤括以實之為
天子私財白時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高宗置總制司命戶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以孟庾提
領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頥浩
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為陜西轉運使創經制錢
大率添酒價增歲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
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
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

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元世祖時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

販諸畨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
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
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
榷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
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
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
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
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為

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為阿哈瑪特所用今悉以為汚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僧格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十月僧格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約蘇穆爾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

參知政事實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鉤考錢穀以割剥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僧格大怒

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萬五千兩天
祐乃賦民錢市銀輸官而私其百七十錠至是臺臣以
聞請追其贓而罷銀冶從之時寧國路銀冶課額二千
四百兩民皆市易以輸未嘗採之於山省臣以為言亦
詔罷之
盧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
虛位也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格詔

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於是朝中震慴無敢言者監察
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為江西榷鹽轉運使屢犯
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
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
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
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
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
為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

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世祖都親鞫之一一欵服遂命誅之刲其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僧格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捄之

英宗時上都雲州興和宣德蔚州奉聖州及鷄鳴山房山黄蘆三義諸金銀冶聽民採煉以十分之三輸官

順帝時令民入粟補官備賑濟也有匿奸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

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戍遵以為賣官鬻爵已非令典況又賣與奸淫之人其何以為治必奪其敕還其粟著為令乃可從之

經濟類編卷三十六